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一千三十

兵制

要語

慶曆兵録　贍邊録　嘉祐兵數

慶曆五年丁度為兵録五篇宋祁而已為之序曰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隷為卒之銳而票者充之廂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隷為　之力而悍者募之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群有司隷為人之游而惰者入之業壹事專處而無更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關者輙補歲一閱為国家制兵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所以維四方懾四夷

鼓行無前也太祖內輯師旅而東以節制外軍藩服而納以繩墨

丁度專五年四月庚戌為樞副建請擇河北河東陝西禁軍補旅之缺因上兵錄五卷贍邊錄一卷

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密院請諸路將帥各置親兵特給錢二百選武勇者詣陝西河東諸路總管置親兵百五十人招討鈐害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

嘉祐五年樞副歐陽脩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

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天下百年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兵額有四曰禁兵鄉兵

隷殿前侍衛總管司籍藏樞密　天聖至寶元間增募諸軍陝西蕃落廣鋭河北雲翼京畿廣捷虎翼効忠陝西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京湖歸遠總百餘營康定初西邊用師募神捷兵既而易名萬勝為二十營議者欵盜募士兵增置陝西蕃落保捷定功至嵐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為禁兵內外馬步凡增數百營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荊浙建各募宣毅大州二營小州一營凡二百八十八古慶曆中外內廂禁軍總一百六十五萬及西師罷樞使庞籍奏與中書議揀汰之法用其言省兵數萬人嘉祐七年通畧五月宰相韓琦上言額詔密院同三司量歲入金帛數約

可睹兵馬幾何立為定額乃叢見開寶至通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撮祖宗以來兵數以聞蓋開寶之籍總三十九萬八千而禁兵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兵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一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募兵寖多自是稍嘉裁制以為定額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減幾十萬校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又陝西州軍忝置壯城如河北脩城壘之役蓋

中

四十三萬八千建治平三年乃萬麻兵總諸州本城教閱騎軍之額四步軍之額六不教閱騎軍之額三十有五步軍之額一百九十有五（元豐著兵大十一萬餘人）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此景祐以前置增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萬餘人八年（三月甲寅）學士張方平言聯在三司計令在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兵數太祖舊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頓增祥符後至于寶元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江淮湖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

軍約四十三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豢勇州郡廂軍小分劃員等不與爲太祖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其分營於外則曰就糧者本京師之兵而康食於外故聽以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而諸鎮之兵亦皆更戍

會要建隆四年八月以河東樂平縣降人爲効順指揮乾德二年二月名遼州降卒曰順効懷恩三年四月改西川威化耀武等軍爲虎捷九月五日蜀諸州置兵名以魁寧興國八年三月濮州平海改崇武至道元年二月十一日殿前侍衛司選七百餘人帝閱其趫健者教以弓矢四月又選天武等軍子弟七

百人三年九月真宗與近臣論邊防曰北有勁兵號曰驍勇無廂分主之己分爲左右廂權主兵久次爲廂虞候使薰部符咸平三年二月詔定州等無敵忠銳定塞指揮并禁軍馬軍雲翼州兵號報依祥符元年二月詔步軍司閱保寧軍分四等第一等徙營之永城餘歸農畝或隸諸州爲剩員王超請九軍願置四年九月宣示咸平中簡郡兵充馬軍置寧朔指揮令在驍勝下雲騎上六年四月令沿邊補忠順軍額八年正月庚寅置禁軍左右清衛指揮十二月募廂兵五百人奉宮觀九年九月詔二廣湖南選千人合澄海四百人名忠敢秦州曹帛選狀子弩手二百人名定功天禧元年

五月甞又選三百七十四人名建威指揮六月乙亥詔選天下廂軍隸禁軍者凡五千餘人天聖元年九月四日蜀募奉節兵五年二月并慶州安塞爲禁軍七年四月河陰置水軍二千四年十一月并蕃兵爲禁軍在横塞下康定元年八月五日永興軍置威捷慶曆元年十月并府州威遠麟州飛騎爲禁軍十二月審院言京東西宣毅各選萬人赴京師改隸禁軍從之二年二月又并涇原等蕃兵秦州韓琦請罷護塞兵增至蕃兵三年五月詔河東義勇頒隸諸州就粮神虎宣毅禁軍者聽之陝西轉運使明鎬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爲清邊軍若後陝

西河東悉置此軍皇祐二年二月詔京東還廂軍加教閱二字征役同禁軍五年五月并州韓琦請置壯城兵五百人閏七月詔江淮荊南新立就粮禁兵教閱忠節軍大州五百人中州三百人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置北京作坊兵

廂軍諸州之鎮兵也內屬侍衛司總諸州騎兵之類四十八騎驍威邊至忠銳招收步兵之類百八十三武和武肅至本城定功在軍諸司之軍類有五廣收雜役隸宣徽院嘉祐四年五月揚廬江寧洪潭福越置禁軍曰威果八年八月京西立教閱廂軍治平二年八月陝西置壯城兵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密

院奏京東置教閱廂軍曰忠果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辛卯又改團結廂軍額加教閱二字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剸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審院言諸路廂軍名額 騎射至牢城凡二百二十三或因工作水陸運權 或因通山險隄堰郵傳馬牧而立宜并為額五年十一月杭州置教閱捍江兵六年泸州置寧遠武寧十月鄧州置忠果七年九月成都置武寧八年閏四月京西置教閱忠果十年五月都水監請立河清指兵級條例十一月五日廢河北監牧兵五千增置府界廣固保忠元豐二年十二月唐汝州置士兵勇捷四百人 年

七月蘭州置馬軍廣銳步軍保捷各五百人
十月七日定諸路教閱廂軍名額有馬三十二無馬二百二十九指揮廂軍舊隸密院官剩行分隸戸兵工三御戸兵工部置籍指如進屏以副上樞貢元祐二年二月八日之詔也以師文彦博言本兵之意不可無着熙寧
七年正月朔須諸班直　　名額諸班自發
前指揮使至御龍弩直諸軍自捧日至廣南
澄海清化先是元年九月密院言鄜延正兵
弓箭手保毅義勇屬戸七萬九千八百三十
九人迄二十六指揮計八千八百四十四人
二年十月命京東漕臣併省諸軍指揮至少
者三年三月併龍猛八指揮爲六軍額三百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詔諸路併諸指揮自是部
伍齊肅無名存實闕者本志併營在二年通畧二年八月康

定慶曆以來諸軍間有併廢至熙寧中大整
軍額有就而合者如龍衛三十九併為二十
有以全部附隸如併入威猛廣捷而廢宣威
併入神騎而廢契丹直有併營而增額者如
宣武二十併為十二增一百人有易名者如
驍猛以第一指揮改驍雄而廂軍以五代制
兵額參雜後命并合五年六月以併廂軍畢
獎江東漕臣韓鐸
熙寧三年十二月己未立更戍法壬申樞密
使文彥博對資政殿上在京府界并諸路禁
軍數（神宗患兵之冗親制選練之法主為定額蓋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萬八千大百八十八人）上自出治平兵類叅照詔殿前司
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存大十指揮各五百

人為額總三萬四百人在京增廣勇五指揮共二千人府界定六萬三千人京東五萬一千兩浙四千江東五千江西六千湖南八千湖北萬二千福建四千五百二廣各千二百川陝三路共四千四百人河北人數尚多須後議之陝西河東京西淮南前以撥併四年十二月詔廂軍併為一額天下凡八百四十指揮為兵二十二萬七千六百而府界不與司馬公曰諸軍分番屯緣邊及諸路使之均勞逸之艱難識戰鬬習山川皇祐格馬軍滿四五步軍五百人為一營熙寧併營陝西馬步營軍三百七十二併為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軍步以四百人總撥併者馬步軍五百

四十五營併為三百五十京師之兵類皆撥併畿甸諸路及廂軍諸會畸零定以常額

康定二年六月己亥王堯臣言陝西兵二十萬可戰者止十萬涇原最當要害請益兵三萬

元豐五年六月上謂輔臣曰藝祖養兵止二十三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內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外內相制無偏重之患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

嘉祐中宋庠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常歎畿甸蓄禁兵四十萬陳師道曰開封無山川之阻為四戰之地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四十萬人　太祖言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熙豐時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元豐兵令悉以権節之類并同禁軍由是禁軍始徧天下藝祖聚天下精兵以强京師取太原兵以爲龍衛取幽州兵以爲神武左右員寮本藩鎮廳頭也左射扶聖本諸州驍兵也忠節之軍陞自陜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皆總于三衛訓練精閲故坐制四方如臂運指國史論祖宗故事經武聖畧所列將帥九十四人李漢超至馮繼業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力也所以勞苦其身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坐食於本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占破

之令而壯城作院各置指揮由是在京禁旅
無就粮者而廂軍亦弁禁軍不復戍役矣
太祖親製軍政以遺後世如南北倉請粮之
制習其筋力以戒其驕惰自押官以上各以
階級相承三路更戍之法得古人維持萬世
之意若近而遠迂而直倫戰守曰義勇弓箭
社保毅寨戶土丁弩手峒丁槍手弓箭手敢
勇蕃兵各因其名方之通謂鄉兵元祐以降民
兵亦衰紹興大年宗議請金均房保甲兵保勝軍
太宗籍兩河之人為鄉兵因大軍方興之威
猶恐其亂乃寄誠州郡尅期一日而事畢司
馬光謂康定慶曆間三路新置鄉兵兵數十
萬何嘗得一人之力

元祐四年范純仁奏畿内保甲更不教閱右丞王存言京師之地四達而平非有重山峻嶺之險金城湯池之固所以維御四方威制夷狄為根本之固者以營衛叢也慶曆治平間禁廂之籍至百餘萬新城裏外連營相望其後論者以兵冗費廣乃議併營中外禁兵以五十八萬為額而京師兵籍益削於是三路添籍民兵畿内亦置保甲四時教閱使人為勝兵平日不費錢糧緩急得為武備此先帝之意也陛下即位之初罷三時之閱止冬間一教若遂不教即其法遂廢

寶元二年三月乙卯閱試衛士戊午賜陝西緣邊軍士緡錢四月丁亥募河東陝西民入

粟實邊康定元年正月詔陝西募強壯備邊
二月甲午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陝西馬甲寅
出內庫珠璫民馬直四月丙戌省陝西緣邊
堡寨乙巳增補河北強壯軍六月甲辰必涉
於艱危變故然後其知不可及甘陵之亂獨
河東戍兵閑營格鬭終不少屈賊內有復皆
憂天誅亟決元豐間頒團結之法欲兵食其
地習其將於是始變更戍之制自置將官常
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
驕墮之性

熙寧將兵

熙寧七年九月樞副蔡挺請置三十七將將
有正副皆給虎符從之乃部分諸將總隸禁

蕃謂之將兵癸丑選使臣為將 河北十七府界七京東九京西四所領兵二十萬又分置陝西諸路將兵八年三月癸巳朔五路置四十二將各七八萬人熙河九鄜延九環慶八秦鳳五涇原十一元豐四年二月乙丑東南諸路兵分十三將淮東一淮西二浙西三浙東四江東五江西湖北湖南全邵福建廣東廣西邕州皆大至十三總天下九十二將東南兵三千以下准置單將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密院修將官敕書成紹興五年四月乙卯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

紹興十一年四月壬辰京東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淮西張俊並為樞密使京西湖北岳飛為樞副乙未詔罷三宣撫司逐司統制官以下各帶御前字入御鑄印給之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入見五月庚子詔曰凡爾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辛丑正總領官之名各報發御前軍馬文字丁未遣俊飛往楚州總淮南全軍還駐鎮江

崇寧三衛

崇寧四年二月十日己酉置三衛郎中郎博士二十六日詔三衛郎為侍郎親衛勳衛翊衛皆有郎中郎

天禧元年三月御史臺請增置當日武官遂

以慕容德琛等為諸衛大將軍率府率
建隆元年以登州團練使李萬超為右武衛
大將軍

建炎御營五軍

建炎元年五月丁酉命中書侍郎潛善兼御
營使同知密院伯彥副之六月甲子右相李
綱募使因楊惟忠等所部為五軍本以行幸
總齊軍中之政其後遂專兵柄省密幾無預
四年六月甲戌宰相范宗尹兼知密院事罷
御營使及官屬以其事歸密院為機速房爲
自慶曆後宰相不兼樞密八十餘年自此始
後兼紹興三十一年上將視師冬十月庚申
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虜平復免明年孝

宗即位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又以御營使命之然但自名一司字殿前忠勇等軍非建炎之比也

御營使一員或二員以宰相兼副使一員以執政兼參贊軍事以從官兼提舉事務以大将兼其将佐有都統制統制以下官

建炎十軍

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詔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京東西各二萬合為十萬創置軍號號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冲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二年二月京畿至淮南募振華軍五百人給興五年十二月二日詔神武右軍改中護軍

隸江東宣撫左軍改前護軍隸江東宣撫後軍改後護軍隸湖北襄陽招討劉光世所部為左護軍淮西吳玠所部為右護軍川陝王彥所部為前護副軍荆南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淮北宣撫判官劉錡拾收使臣百三人效用一千人軍八千一百以補雄威振華忠銳十八年四月發前司募倫軍二百三十六人二十七年三月朔步師趙密言神衛虎翼飛山雄武舊額三萬九千五百請募兵補其缺三十年七月詔諸路募三衛缺額禁兵隆興元年二月荆南募武勇効用千人十月江西募効用勝捷吐渾雄威五千人

蘇轍曰雍熙間天下之兵　三十萬寶元慶

曆間沿邊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以百萬為
額
閩中兵至二十八萬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
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
呂大忠曰
邊鄙〻〻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

建炎諸軍團結

建炎元年六月乙亥同知密院汪伯彥請兩
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三百人置武尉掌之
縣令領其事凡四縣二將江浙淮南大縣增
二百人小縣二百從之十一月辛亥增福建
十二月乙酉增二廣二年五月庚戌增湖南
北 丙戌李綱上三議一曰募兵謂募若取

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詔陝西河北各三萬
京東西各二萬人丁亥詔諸軍團結以五人
為伍伍有長五伍為甲甲有正四甲為隊五
隊為部皆有二將五部為軍有正副統率一
千二百五十人為軍九月戊子朔詔罷團結
二年九月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土兵射
士隸提刑司即調發皆毋過三之一
紹興二年十月朱勝非言屯軍二十萬月費
二百萬緡十一月己巳呂頤浩言陛下專意
軍政揀汰冗修飭器甲令張俊軍三萬韓
世忠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
千劉光　四萬老弱頗衆選之可得　半又
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

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為三年十二月己酉
上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畸
紹興三年正月甲子詔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以所部屯定海縣聽沿海制置司節制

建炎民兵

建炎元年八月丁卯三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義巡社令憲臣提領張慤之為戶部尚書也建言河朔之民憤於賊虜自結巡社請依舊人澤潞步兵山河子弟遺意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虜且從靖康詔旨以人數備補官資乃放義勇增修條畫下

之諸路未及行會許輸與京東西路安撫大使權邦彥繼以為言乃以忠義巡社為名自本院參酌立法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二都社共為一千二百五十人所結及五百人已上借補官有差歲冬十月按試于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社增耗者守貳令尉黜陟皆有差其法精審 整可以久行前此論民兵者皆莫及先是六月戊子張綸上給田募兵法後不克行時東京留守宗澤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蒙士二年二月壬午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名籍者為振華軍以六

萬人為額五月戊戌河北置制使王彥以八字軍屯河南北

紹興五年四月戊午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為社六月己巳罷福建諸州係籍槍杖手自熙寧祠服有之十二年五月甲辰陳充知楊州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

民兵

建炎神武軍

建炎四年六月戊寅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八月令

改事軍選親兵通舊六百人不隸禁衛分三軍於禁中直宿

紹興二年九月癸亥上謂輔臣曰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五年十二月庚子詔神武乃北齊軍號久欲釐正宜以行營護軍為名一云十月罷神武軍罷中軍隸殿前司乾道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四川揀護衛兵隸殿前名神武軍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揚中戢殿巖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策選游奕神勇馬步九十二軍特江海之間盜賊作分置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循之催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殿前兵籍為天下冠紹興二十九年又置破敵軍

自興國迄蘄之師而兵籍日增康定慶曆間

廣西義勇保捷雄毅萬勝諸軍其數一百二十五萬仰視開寶之籍不啻四倍雖龐籍伏省八萬人豈能救冗兵之害善乎韓琦之言曰祖宗雖以兵定天下然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故兵精而用不廣又就精之兵不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之兵益之乾道中訓練兩浙弓兵名御前神武軍而殿前已有神武軍額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改為忠武

建炎纂祖宗兵制

建炎四年七月詔王銍權密院編修纂集祖宗兵制其後書成上覽之稱善賜名樞庭備檢

陳傅良曰國初州郡無禁兵著在令甲自騎

射至牢城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
禁兵皆三司之卒分屯更戍令屯駐〻泊之之
名而鈐轄都監〻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
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所謂四十四處禁
軍是已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
王倫起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
置嘉祐中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既云多矣
亦無過　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
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
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令兩浙崇節福建保
節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
下　今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方戍法
之　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

大誓以佚百役盖労之則亦使散之則易養
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三司之卒
不出常坐食於京師於是養兵始為大患

紹興都統制兵　御前軍

唐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大元帥都統
龍節度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元年李亘為盧
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又都統之官始於此
唐制或總五道或總三道又有行營都統副
都統一時兵興稱謂不壹建炎元年五月以
河北兵為御營五軍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
五軍而劉光世所領西兵則謂之巡衛軍在
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為神武軍紹興元年十
二月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十一年四月三宣

撫司罷乙未乃其部曲稱州劄御前
諸軍十八年五月甲申罷四川宣撫司川陝
軍亦如之楊政充御前都統制其軍皆不
隸三衙（詳見官制）韓世忠之軍還鎮江惟背
嵬一軍赴行在淩江後諸將爲統制軍馬少
以資序帶六等兵官
淳監十一年樞臣周必大以荊鄂二帥勢
力敵乃合爲一司鄂爲正荊爲副嘉定戊辰
改雄淮軍爲武定
乾道六年正月詔殿司水軍改爲御前水軍
都統駐劄之地沔州興元金州江陵鄂州池
州江州鎮江建康平江許（水軍）又利州有
副都統制廬州強勇軍光州武定軍高郵武

鋒軍

紹興三衙兵

三衙諸軍殿前司本辛永宗中軍部曲而益以他軍也馬軍司本王彥部曲而益以觧潛劉錡田晟之軍也步軍司本顏漸部曲而益以他軍也自紹興五年至七年規摹始定然馬步不能敵殿司之半故楊存中權執獨盛乾道七年春移騎軍屯於建康以為出師之漸號馬軍行司

紹興初內外大軍凡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宿衛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右軍張俊中軍楊沂中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飛湖南王𤫊四軍十二萬一千大

百七年四月五日劉錡言竹營前護副軍并
爲十二將曰侍衛馬軍司
給與五年十二月庚戌廢神武中軍隸殿司
以楊沂中主管殿司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三
衛七年四月丙申併合司馬餘軍及八字軍
爲大軍十二將命劉錡主之而解潛與步軍
如故自是三衛始復矣八年九月馬軍每木
將爲五軍九年三月改衛兵爲游奕軍始令
殿前立神勇步軍一軍三十二年隸步軍六
月二十七日成閔請復還殿司名護聖步軍
以吳拱所領二千赴步軍司淳興二年三月
二十八日詔忠勇軍屬步軍司七月十二日
詔馬司龍衛驍騎武騎四額一萬三千八百

人令止八百八十九人宜以二千人為額乾
道二年四月鎮江武鋒軍隸步司八年三月
八日以兩矢為御前游奕軍李宝又為護聖一軍寓陰相相
特之素馬步之數通一万四千七百有奇

紹興宿衛親兵

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中運還親兵舊通為六
百人為三番紹興二年八月己亥叶二給事
胡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觀兵成
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
知恤虎賁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
俾呂伋以虎賁百人迎于南門伋太公之子
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
本朝命三衙分掌親軍望修明軍政九月六日

癸亥上曰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宜增修器械五年十二月一日罷神武軍新中軍軍隸殿前司三年八月十七日宮門內殿門外建三衛官軍宿舍凡三楹大年正月趙鼎奏舊制三衛用邊臣蔭里及單班出身各一人以示激勸七年七月五日密院言諸班直禁旅舊額三千六百餘人今止五百餘人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壬午詔宿衛親兵非祖宗法罷之其三路人改為皇城司親從親事先是楊沂中提舉宿衛親兵二年三月己酉除中軍統制燕

紹興制勝軍

三十二年十二月孝宗未改元鎮江都統劉寶言

昨罷宣司督蒐一軍請置一軍補塡以制勝軍爲名詔令招効用兵一千人餘二千人選於步軍

紹興荊鄂民兵

紹興三十一年虜入寇詔淮漢等郡籍民爲兵續歲守荊南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十戶爲一甲五甲爲團皆有長又擇邑豪爲總首農隙教以武事官給其糧至乾道間李七縣之籍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淳熙初張栻爲帥益修其政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爲五軍軍分五部後四年趙雄又增三千三百人（特十年冬）一通爲萬三千八百餘人又紹興末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陜

兩河北方背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地形利便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副總領爲諸總皆有射圃而旗幟亦別其色至今猶存紹熙四年冬凡萬三千二百一人荆鄂二郡率四五家有一人爲兵

隆興復還衛

隆興二年五月八月壬辰進呈洪适周操討論環衛官故事湯思退奏環衛唐時有戎事本朝無戎事祖宗舊制自方鎮罷皆歸環衛先是上欲復祖宗環衛官四月二十六日命學士院討論至是下詔曰祖宗選用將帥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則環尹品式備具近來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才而均任也其依舊制

應以才畧聞者令蕪領如節度使則領左右
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領左右衛上將軍之
類既而閤門條具儀制詔以十員爲額朝參
侍殿依御帶例宗室不在此制仍有差戚里
及非戰功人著爲令二十五日詔臨安府建
第舍以待環衛
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立環衛官格其法
正任除上將軍承宣使至刺史爲正在遙郡
除大將軍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爲遙郡
正使除將軍武翼大夫以上副使除中郎將
武翼郎已上使臣已下左右郎將訓武郎已
下是特李顯忠首除左金吾衛上將軍上曰
在內則蕪在外則否此正如文臣館閣庶可

見才人

太平興國二年五月癸亥安遠節度使向拱換左衛上將軍張永德等皆罷節度歸環衛

元豐二年十六衛大將軍二百九十四員將軍一百六十二員並宗室

乾道八年四月以戚世明軍政修除右千牛將軍令訓練土兵姚公贊右監門中郎將

乾道民兵 神勁軍

乾道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詔湖北保伍單器仍存之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淮南漕臣馮忠嘉言教閱保甲民兵請如淮東三丁四丁取一五丁六丁取二真州無為二司分領教閱四年正月五日湖北王炎言荊南團結義勇民

兵八千四百十九人給資糧假弓弩二十七
日四川宣撫虞允文言興元路義士人材可
用令晁公武訪陝西弓箭手舊法得之瀘州
蓋祖宗朝所敎凡一百四十一條分十三門
為一書令錄上義士勑令格式名曰義士專
法行之五年三月十二日允文言興元洋州
大安軍義士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人結成隊
五興洋本在紹興初議士本籍書七萬從僅存大千令公武興元之丁增至一萬大千四百三十四人鳳声氣倍排陝服之旧安於弓箭手之法七年正月十七
日宣撫王炎言閬外成西和鳳州有忠勇軍
四保甲也請依十資格轉補
淮南萬弩營經始於紹興季年乾道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復置名曰神勁軍命御前後軍統

領教閱置寨于儀真募萬弩手以本軍忠勇使効爲名淮東之籍千四百淮西之籍千六百六年二月真州置神勁營寨收爲弩手一千五百九十七人仕者大將別置一軍曰背嵬乃親軍之稱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馬帥趙樽以所領五軍騎步各一千人爲親隨選鋒軍詔可

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建康癸未戍泗州甲申與虜鬭皆有功乙酉講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便置於真州駐劄詳胡詔旨世畢長戟泰匕明主所遣阜陵之身規宿師於田郡而轄發於邊城

淮西山水寨民兵乾道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詔參議官許子中措置

荆門民兵紹興三十一年荆門守臣姚岳籍民兵置槍杖號強壯子弟號令齊一

湖南飛虎軍淳熙七年八月置隸步軍司以一千五百人為額

治平間於廣東潮梅循惠等州置槍手熙寧間於諸州鈌兵處曾置保丁若廣西邕州之峒丁本以防遏交趾而欽廉宜融平觀諸郡各有土丁欽廉之沿海宜融之防遏率以三等戶五丁取一至四等以下則戶以一丁充團結平觀則團結父子全丁並觸其身丁稅錢紹興二年許中師廣西始調鬻廉州峒丁赴靜江防拓先是建炎元年十月庚辰命李棫提舉廣江左右兩江峒丁三年命廣西提

峯峒丁李棫即邕州置司買馬七月乙巳命
江西閩廣荊湖團練槍杖手峒丁以備調發
廣西自嘉祐間憲臣李師中帥臣余靖奏團
結訓練土丁以備邊熙寧紹聖大觀以來修
爲成法每歲農隙分之州縣更番教閱一月
而罷庶幾寓兵於農之意

乾道軍額

忠銳軍 忠武忠勇軍
乾道三衙江上四川大軍新額總四十二萬
八千人
殿司七萬三千人元年七月十三日旨司馬
三萬人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以二万八千
、爲額六年正月十五增二千人步司二萬
一千人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旨建康都統司

五萬人池州一萬二千人二年二月二日旨鎮江四萬七千人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旨江州一萬人四年十一月四日定楚州武鋒軍一萬一千人九年四月十五日郭均拨叟平江許浦水軍七千人二年十月十三日旨鄂州四萬九千人二年十月九日旨後又增至五萬二千人荊南二萬人二年十一月四日旨興州六萬人興元一萬七千人金州一萬一千人並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旨

乾道四年六月一日詔諸州弓弩手團集教閱名忠銳軍五年正月十一日詔淅東弓弩手名御前忠銳軍置正副準備將三年罷忠銳第五將九年大月三日套忠銳軍歸本郡

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復置御前弓馬子弟所隸密院八年春二月二十二日置忠武軍選二浙土兵弓弩手為之八月一日詔二浙揀中廂軍名曰御前忠勇軍劉沂董統制十一月十六日罷二浙所發忠勇軍九年四月十五日密院言忠武軍藝以精歸之州縣

廣志卷之一千三十一

元兵制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折奪姦宄戢定禍亂者也三代之制遠矣漢唐而下其法變更不一大抵用得其道則兵力富而國勢強用失其宜則兵力耗而國勢弱故兵制之得失國勢之盛衰繫焉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荊襄繼命大將帥々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修官制內立五衛

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為伏虎形首為明珠而有三珠三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鬭下馬則屯聚牧養孩

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
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
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戶餘貼為軍戶
或以男子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
丁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
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
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
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
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甞為
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
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
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
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

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為其主貼軍其户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畲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剌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今其典籍可考者曰兵宿衛曰鎮戍而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遞鋪兵鷹房捕獵非兵而兵者亦以類附焉

作兵制

太宗元年詔諸王諸子兄弟并隨官人等所屬去處僉軍事理有妄分彼此達魯花赤并官員皆罪之每一牌子僉軍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仍定立千戶百戶牌子頭其隱匿不實及知情不首并隱藏逃役軍人者皆處死七年七月僉宣德西京平陽太原陝西五路人匠充軍各處管匠頭目除織匠及和林建宮殿一切合干人等外應有回〻河西漢兒匠人并札魯花赤及札也種田人等通驗丁數每二十人出軍一名　八年七月詔燕京路保州等處每二十戶僉軍一名令答不葉兒統領出軍真定河間邢州大名太原等路除先僉軍人外於

斷事官忽都虎新籍民戶三十七萬二千九百
七十二人數內每二十丁起軍一名亦令屬各
不業見領之　十三年八月諭總管萬戶劉黑
馬據斜烈奏忽都虎等元籍諸路民戶一百萬
四千六百五十六戶除逃戶外有七十二萬三
千九百一十戶隨路總僉軍一十萬五千四百
七十一名點數過九萬七千五百七十五人餘
因近年蝗旱民力艱難往往在逃有旨今後止
驗見在民戶僉軍仍命逃戶復業者免三年軍
役

國朝軍制

軍務

開設衛門

凡天下要冲及邊防去處奉
旨刱立衛所即便行移禮部鑄印作鈌入奏
請
旨除調官員仍行所在官司開設撥軍守禦

整點軍士

凡內外衛所軍士隊伍俱有定數如是奉
旨差人點視填給勘合戶由於內明寫收軍
來歷緣由除開設衛門原有旗軍外其續後
調到補伍軍士必須窮究原伍旗軍下落明
白庶不迷失軍伍如是伍內空歇未填勘合

亦須咨呈該府着令勾補以憑填給其新收
軍人應關户由者一体照户出給勘合户由

聲息

凡腹裏邊境險要去處或有嘯聚者飛報声
息到部火速入奏遲滯

斷發迯軍囚徒

凡各處巡檢司弓兵并老人里甲人等獲解
內外衛所迯軍及囚徒無引人并販賣私塩
犯人等項到部審問明白一次二次在迯囚
軍本部照例剌字依律杖斷原伍舊軍并餘
　照例剌字若係在京軍人調發外衛在外
衛軍人仍發原衛着役隨營徒編發充軍
私塩進納載盬船隻驢匹入官原捕弓兵人

等照例給賞其有征進在逃并三次在逃軍人及日後無引等項俱送法司并原問衛門查照發落

守衛軍士食錢

凡在京上十二衛守衛隨駕軍人每名宜三日食錢鈔三百文先期一日令各衛將軍名數具手本報進内府本部官一員攢類軍名該支鈔錠總數送礼科関鈔令該管守衛官領去給散如有公差患故名數食錢明白扣除不許別將軍人項替冒支

給聚

凡文武官員并軍士人等搬取家小完聚行

根

移所在官司起取審實送發完聚或有陳告
父母兄弟伯叔子姪先因遠年兵革離散令
知下落告取完娶須要行移所在官司躰勘
相同以憑給娶其有應給之人見當軍役具
奏定奪及軍屬寡婦還鄉行移應天府給引
照回
捕逃軍勾補軍士
凡各衛所開報逃故并老疾勾丁代役軍人
先須查對鄉貫住址明白具手本赴
內府給批差人前去着落有司官吏迯軍根
捉正身如正身未獲先將戶丁起解補役仍
根捉正身補替其故軍勾取戶內壯丁補役
如別無壯丁止有幼小兒男取官吏保結回

報行移該衛照勘相同紀錄候長成句補若
送回老疾軍人執留原籍住坐將戶下壯丁
起解替役如句庶戶籍或住址差掛名姓不
同或係另籍民戶及有戶絕無丁有司躲勘
回申到部行移該衛照勘有無長幼人丁并
着落原管官旗務要挨究明白回報完奪句
補若衛所官吏并老疾軍人朦朧妄報依律
問罪如原句軍數不完及句到軍人中途在
逃仍着落原差人員前去句捉若在逃遷延
違限送法司問罪

廣志卷之一千三十二　兵制

古今事實

定火災

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

定水害

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

班師振旅

唐虞至治之極猶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

夏有甘扈之誓

設六軍之衆

商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

設六軍之衆西漢刑法志夏官司馬九制

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軍將皆命卿

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為長

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也旅師百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七百五十人者旅師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

故曰五人為五五皆為長則推民之勇者為之矣

先生之制民苦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北卦衆

在內二陽在上爲主之居象也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之衆揚

軍主		六鄉六遂六軍	七万五千人
將大國	公上	三鄉三遂三軍	三万七千五百人
數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二軍	二万五千人
圖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一軍	一万二千五百人

伍	五人	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矣 六軍共一万五千人
兩	二十五人	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上士	一軍卒長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	五百人	下大夫	一軍旅師二十五人 六軍共百五十人
師	二千五百人	中大夫	一軍師帥五人 六軍共三十人
軍	万二千五百人	卿	軍一人 六軍共六人

總万八千九百三十六人與鄉遂同

軍與将之數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

注曰先生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别声容相識先生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居也則積為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先生足以相托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

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均其民之可用者家數皆同

賈公彥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羡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羡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陳礼書云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羡卒皆所以副其正也然鄉遂不同者蓋六鄉之內賦輕六遂之內賦重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獻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注疏謂二者用人多而然亦一說也○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

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者盖古人用兵不為勝計只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額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皆不可救者以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甲兵蘇秦以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非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方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

鄉遂調兵

此鄉遂調兵義卒之數也

司馬法曰通三十家出曰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公彥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畿內有徒二十人此是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按司馬法乘車之制與杜氏合至於士卒多寡異矣如杜氏說一同七千五百人而司馬法一同止三千人李泰伯

引法之文而釋之曰此雖井田頗未與周制同蓋謂司馬法在岐所作非成周制　林

因

井田而制軍賦

班固曰周因井田而制軍賦方地百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為井除山川城池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

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壹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出賦六十四萬井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

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

五百一十二萬家二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佚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後一遍為 薛

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方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方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卿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卿萬二千五百家合三

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十年而役一遍

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有十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事盖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迭不欲竊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率有四之方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

王有四方之事家宰徵師于諸侯如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戒具虎賁氏本書以牙璋發之

調兵諸侯各從其方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便高宗伐楚孟襄荊豫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曹賈誓追貊以韓匕奕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僅矣未嘗見師之出推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說者謂先王徒征先出六鄉不足乃發六遂不足以才璋起諸侯兵亦謂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六卿之士出焉蓋先王之於天下

餘條依令分門附逐卷之志 文有續附令數

一卷慶曆中編

天聖律文音義

七年四月判國子監孫奭言准詔校定律令文疏律疏與刑統不同本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盡引疏義頗有增損今校爲定本須依元疏爲正其刑統衍文者省闕文者益以遵用舊書與刑統兼行又舊本多用俗字改從正體作律文音義一卷文義不同即加訓解詔崇文院雕印與律文並行先是四年十一月奭言諸科惟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舉人難得真本習讀詔國子監直講楊安國趙希言王圭公孫覔宋祁楊中和

校勘判監孫奭馮元詳校至七年十二月畢

鏤板頒行

書目律令釋文一卷天聖中孫奭等撰字義

不同悉有解訓

李康侯著廣律判辭十一卷以廣律意胡宿

繳進

錢熙著措刑論

律心四卷未詳撰人纂刑統經要晁氏志

唐趙綽金科見覽一卷崇文目

蕭緒三卷田氏書目，緒删析之為三

傳霖刑統賦二卷或人為注

景祐編敕

二年六月乙亥二十四日翰林學士承旨章

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則應變如身之使臂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所不能克然後卿遂之士應之象晉曰王之大事諸侯推此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內政圖

制國 二商六

政の二十 士十五

鄉 共四萬二千家

軌 五家	軌長	伍	五人	軌長
里 五十家	里司	小戎	五十人	里司
連 二百家	連長	卒	二百人	連長
鄉 三千家	良人	旅	二千人	鄉良人
五鄉一帥		軍	一萬人	五鄉帥

鄙　邑 三十家　邑司

卒 三百家　卒帥　高子 五鄉

制　鄙　鄉 三千家　鄉帥 三

士三萬人

五制 兵甲　王 中軍 五鄉

五 五萬家　縣 九千家　縣帥 軍

屬屬　屬 九萬家　大夫　國子 五鄉

車八百乘

圖　五屬 五大夫

行伯用師之道

周襄齊威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五修甲兵大國亦将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為刑法志○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非也常氏謂為軍是

五家為軌

五家為軌々為之長十軌為里々有司四里為連々為之長十連為鄉々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

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

公将其一高國各将其一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此如鄉之法然叅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百人

蒐以振旅

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獮以治兵伍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五夫大夫各使治一屬焉

並管子國語此如遂之法自邑積至於五屬

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長勺之戰威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是可爲三軍者四蓋以通國之數而遍征之率用車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倣周改從輕便嘗昭之說則是國内無農其六鄉爲工商其十五則爲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厘国内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爲兵

三軍城濮之戰

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城濮之戰車七百乘楚為啓疆曰晉十九家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制南適四千乘則通國五千乘止用七百乘循齊之法

清原之蒐

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襄公蒐于夷舍之景公郤之戰三軍增置大夫各二人則猶三行也至安車之戰郤克請益車八百乘田是昭作

六軍

上中下各增新軍

武卒奮

魏惠以武卒奮

銳士勝

秦昭以銳士勝荀卿曰齊之技擊亡國之兵也魏之武卒危國之兵也秦之銳士干賞蹈利之兵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刑法志

牧作三軍

秦自襄公有田狩之事而已不能用周禮至繆公伯西戎牧作三軍

及孝公用商鞅鞅以周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步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卒百

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通典　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士至大庶長十八級後通關內列侯二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旧矣始并天下聚郡縣兵器於咸陽銷為鍾鐻講武之礼罷為角抵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未及發右而勝廣起矣兵制

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千二人為旅鄉
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
師ㄴ之公將其一士鄉之帥將公国子師五鄉為高子
師五鄉為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
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
徙夜戰声相聞足以不乖晝戰自相視足之
相識凡二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蓋如鄉
之法伍鄙制鄙三十家為邑ㄴ有司十邑為
卒ㄴ有師十卒為鄉ㄴ有鄉師三鄉為縣縣
有縣帥十縣為屬ㄴ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
夫各使治一屬為立五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為
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屬五大

夫聽縣卿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鄉師之

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

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蓋

如遂法之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

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依周变從輕便正月

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爲嚴蔽明蔽　下

比之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皆

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々退而

修連々退而修里々退而修軌々退而修伍

伍退而修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而

摘之亦嚴蔽賢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

是退而修屬々退而修縣々退而修鄉々退

而修卒々退而修邑々退而修家政既成以

守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伍什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為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惟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

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乙取三為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士秦漢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非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

曰礼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盖自文公借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魯兵制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公徒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如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九年作立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程氏曰周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匕

八方里大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轂長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為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衛良夫乘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溝洫言之其實一也今作立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丘也轂梁以為甲非人人之所能為杜預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胡氏曰魯至昭公時書蒐于紅至博三一耳明年戰于輩四鄉並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改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罰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為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鄭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北蒲十一年于昌閭二十二年又于北蒲者再定公十三年十四年獨異於它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

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丘甲之制民無餘力矣

楚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厥貉之會陳鄭及宋皆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盂左盂兩魏之制文十年莊王霸強克庸以來文十六年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逮邲之戰（宣十二年）軍制備矣盍兆於武王備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軍（僖公十八年）游闕以為游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於陳則分左右二拒調卒之去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無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凡此皆軍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襄三年）康王以蔿掩為司馬始井沃衍牧隰皋賦車籍馬而有車安徒兵甲楯之數（襄二十五年）靈王作地益大陳蔡不

羨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至若戌丁則若申之子弟（僖公二十八年）士兵則君都君子按之則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其為舟師以待吳冠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哉也用葦也

秦

秦兵制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還遂有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具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殽之役三師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吳子置秦陷陣三萬）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師車五百乘

力盡以強蠱及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々民為什五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卒（音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士至太庶長十八級後通關內列侯二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々平之役年十五以

上悉於又非商鞅之舊矣

兵類

古今事實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〻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〻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〻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〻皆有長 鄭注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二儻師一州軍一鄉 蓋當特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五兩卒旅州軍考太伯云比為伍閭為兩族為族黨為旅州為師鄉

爲軍當將之將居則爲鄉大夫出則爲將師長與司馬故李太伯云比長因爲伍長閭胥因爲兩司馬族師因爲卒長黨正因爲旅帥州長因爲師帥鄉大夫因爲軍將兵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畝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元招収之煩而教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

李太伯又曰此則六鄉爲六軍也按遂人註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爲六軍也林賢良曰井田必爲鄉遂井田之别所以寓軍法王畿將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爲而寓六軍之制凡更迭用之國勢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乘地以姓不可使家出一人

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兵寓於民

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職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礼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為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盖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

兵數多而民役簡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為兵軍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兵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軍所軍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人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賦為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志一封三百大十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周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兼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

至於此國小國其所用之

軍蓋亦無以異此七其輕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審弦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七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車七家奉之亦可見七家賦一兵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爲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故也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爲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

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爲耳使諸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爲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晉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元士之夫祿謂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爲欲其以勞使相補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聘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師至於衛社稷修封疆簡車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賦民之制必如是足雖其役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也已林曰

兵甸之法不行於御遂

兵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爲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卽采邑寓軍之制周人六鄉六遂雖不用兵甸法然適亦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內則爲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爲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衆決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兵甸法獨不行於鄉者蓋除鄉遂

八里旁加一里為成長出轂一乘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魯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禦尔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十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兵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文十有八人者令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

出一甲尔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

林曰

內政之

內政之法自五家為軌積而至于十軌而為
里自四里而為連積而至於十連而為鄉軌
五家也十軌則五十家而四里即二百家也
故二百人而為卒十連二千家而為五鄉即
萬家也故萬人而為軍卒一家而為兵者一
故分齊為三軍得精兵三萬人周制之在司
農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率
之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有八十矣司
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士卒七千二人大
司徒司籍民數彼其衆而征於司馬者不能

十之何耶民悉可以為兵而不悉以為兵也非特此也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〻十為成成百井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夫百井之城除宫室涂巷三分之一餘六十四井即一甸也今又特三十人何耶兵籍甚具比征調則止此尓且兵者視農而益損行者視居而益損先王所以休民力者如此今仲之制率家一兵率五鄉一軍更代復免未聞爲其名爲寛實視周為苛矣得無殫民力乎況周制處農於野處工於四處商於市盖相資而不相

也今仲以工商別為鄉六不與仕伍專幹利以給費得無以末病本乎若重特強齊之術耳盖周制大國本七家出一人其征調二

人只用一人是十四家迭出一人征調陳启

李云

軍制壞自宣王

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夫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募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陷陣而服鄰國楚兵以簡師克鳩茲吁益又專矣若夫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雄長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晉作三軍

周礼大國三軍伯禽特有三郊三遂春秋譏魯作三軍說者以魯本三國悼於大國之賦

而自擅其一其後三家捋弱公室而依三軍

理當然也季氏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尽征為中旧法亡矣故謂之作

義兵不出

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義兵不出也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則義兵不遠征明矣在易高宗伐鬼方有賞于大国雖天子之親征亦用諸侯之師劉文公之會對晋人曰天子之老諸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出戍則揚之水刺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人会伐戎矣左氏未賞載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

周

我王師自出春秋深識之爲至戰国時京師益弱諸侯往往猶畏之當特告楚者亦曰一周當一百晉不百韓不足以代周説辞雖過実而亦可以見識兵不出其力常裕志三変至秦而極

周之六官司馬掌極而其起旅軍之法乃爲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鐸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最適而統甲大国三軍次国二軍小国一軍此小而事

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遺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輸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盡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

關六國之君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軍之旧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戶三男子丞為戟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手中國之外故富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秦而秦即縣侯國則外無屏輸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鄰所藉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除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權剝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

行轉輸之勞

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漢兵

漢京師無養兵之費

西漢之世財用沛然正以京師無重兵嘗試以百官計志之南軍總為一千五百餘人北軍總為四千餘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稽考以宮掖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況十二門止領於一校亦可槩見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其數當益少也若乃高帝征黥布發關中兵及中尉卒三萬人軍灞上文帝備胡以三將軍軍長安而惠帝末年發

車騎材官詣東陽是皆調兵民間因事設也事已即罷非係師旅養之兵

武帝變兵制

初高帝世南北軍不以出征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徵召甚便也自高窮兵與廢無窮歲至以中尉之材官赴遠恐京師無重兵易以生變也於是內增七校則又恐中尉之權太重也故又以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異將南北軍皆郡國當上無定所以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招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招此蓋自是有養兵之患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得以後兵革數動

士卒物故者發民多買護於是 及謫吏元狩次及謫民太初元次及贖庶天漢元次及七科謫異將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它無甲五必察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高皇寓兵於農之意安在

漢

更卒

更有三品卒更踐更過更古者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律所謂繇役者雖丞相子亦許不免三日戍不可人ㄣ自行而行者亦不可便還因留一歲一更諸不出

者出錢三百入官〻以給戍邊是為過更也

陳君舉

漢賦兵

漢无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從而无田雖貧者不免為兵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券者也自其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之疇官以給公家繇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縣則為材官給於邊從則為戍卒皆一歲而代其給於縣則於吏卒一月即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急自補惟衛士衣食縣官罷遣備事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謂之罷癃老弱在所不任高帝紀法其已仕於郡縣而　被薦舉者

皆不與給兵之選惟戍邊事雖宰相之子不免高祖紀注而國有倉卒之變當兵數少不足辨事則有一切調發凡其所當免者亦在行中謂之興命昭紀此其賦兵之大畧也

七科謫

天漢四年發七科謫張晏注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漢發兵

齊哀王欲發兵誅諸呂中尉曰非有虎符為驗不可發兵膠西王率兵弓高侯詰之亦曰未有詔虎符而擅教兵王其自圖之於陽侯擅興繇賦則削爵信陽侯坐事國人過律則

罷免又有為東海太守坐擅發卒而死者有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而免者夫漢之兵散在郡國宜為王侯郡國之兵也而嚴為之禁若此夫是以兵散天下而權歸一人此漢之所以防微杜漸以制兵之大畧也古者以牙璋起軍旅漢初則以羽林召兵于郡國後用銅虎符

漢軍賦

漢軍賦有二其一則丁賦民年七歲已上賦口錢二十有三及十五以歲等百二十也其一賦財若軍人貲万錢取等百二十七至於貧民亦以衣服釜甑為貲計之直而等也至於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及二千石印者亦

給軍賦則又不待取之於民矣蓋漢兵出於民凡其往来觧戍者道中衣装悉自補從軍旅費之廢或自賫子錢家中兵猶未衣食於縣官而共虧賦於民者殆不过於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違征則食其所郡国之粟此夫所以无列屯坐食之費也

兵權在内則分在外則專

漢初軍未有節制故天子得以入其壁而奪之軍自韓信昭申軍法大拡兵在內權不屬於一人兵在外權專於主將且以南北軍現之司馬屬於衛尉者也然司馬凡衛尉下拜不私於衛將軍正次於將軍者然正不屬於將軍々々有罪以聞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

人此內兵之制也至於閫外之寄授鉞專征則自偏裨而下皆屬為徒部合軍皆大將之所領李廣失道問狀惟幕府之所斬霸陵尉以報私怨則不以聞專殺為譙李廣嚴細柳營以拒先驅則不以擁權為僭此又兵之在外者也然則胡建為南北軍正擅斬監軍衛為大將軍不敢專斬將正有得春秋授舟之儀以徇國之意其手胡越以私意行殺有間矣

漢用兵掌兵養兵之制

或曰班固不志兵止於刑法志畧言其端者識漢不能復古也然用兵之法則見於藝文志掌兵之職則見於百官表養兵之具則見

於貨食志蓋漢史事多互見非若後世悉為之目也藝文志有張良韓信删次要用三十五家後為諸呂所盜至武帝時楊僕摭遺逸紀奏兵錄成帝時任宏撰次兵書分為四種與夫將之用兵其變態百出則見於信越程李衛霍等皆此漢世用兵之法也百官表及紀載傳漢初韓信為大將曹參為步將灌嬰為騎將周勃為太尉入北軍亞夫為將軍屯細柳武帝以光祿勳掌宮殿掖戶期門羽林之兵皆屬衛尉掌宮門屯衛諸屯衛候之兵皆屬為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即南軍中壘校尉掌步八校宿衛之兵即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有樓船邊郡有守將都

尉有校尉都護此皆漢世掌兵之職也貨志及紀所傳載高祖征敖文景禦侮中以國之民足中國之兵閑不足者十五稅一司農諸倉布在郡國筭賦太半卒更平價亦在郡國也武帝北征匈奴南平百越東伐朝鮮西通西域馳心分界之外乃免亡秦之者権筭商車権筭緡錢権権酒酤権権鹽鐵作幣造金以聽用賣爵贖罪以入粟朔方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實未嘗加多也此皆漢世養兵之制也田官名曰農都尉見東漢志漢末魏初曰典農夫自井田封建之制盡滅於齊人之手於是天子之地與四夷爲境天子之兵與四夷爲敵用兵之法

必南韓信之詐而司馬法無所施矣掌兵之戰必循漢武之修而周官無所用矣養兵之具必至漢法之刻而先王中正之制棄置而不問矣此其勢之所必至也然一代之興其初必至三者厚民而自犢及其衰也必於三者刻民以自厚其所異者如斯而已

武帝征匈奴

自秦以來中國既與夷狄為敵故彼之盛衰有候而以此之和戰亦有特其勢皆有不能自止者矣匈奴自戰至于漢初其勢方張漢自高惠瘡殘之餘至于文景其勢未振一強一弱匕為強制矣五六十年間發斂之積既厚而復以英雄之主繼之兩強相值其勢不得

不關則已關則必非一日之所能解也嘗覘武帝初即位東甌之救不欲出虎符發郡國兵匈奴和親之議初年蓋從韓安國之計又二年始從王恢伏兵之謀自是以來彼大入寇邊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以擊之亦十五六自王恢馬邑之後大抵彼先發此應之是兵法所謂應兵非師出無名也元狩四年衛霍出塞大有功史氏書曰是後匈奴遠遁然是時使任敞于單于怒而留之未幾復入塞斬敞山頭而去彼何遠遁之有哉元封元年勒十八騎登單于臺史氏曰匈奴懾然為是時郭吉諭以上指單于怒而留之元封四年復留路充國天漢元年復留蘇武遂 破奴沒

李陵降虜利害彼又何震懾之有哉夫帝與匈奴闕終身不解者彼積驕盈之氣此懷璽恥之心其勢皆不能自止也迨今五單于爭立彼之衰也有侯而貽宣繼治此之盛也未艾款塞來朝奉珍入貢斯其時矣武帝嘗語戾太子曰吾當有勞以逸遺汝豈知斯言始驗於宣帝之世乎帝如知此雖不窮追後人享逸亦自有時耳必不過於自勞也

趙充國屯田金城

置屬國處降羌於金城不如武帝敵之於邊郡文帝用晁錯之策入粟塞下武帝內置六郡田官外此京師之境惟晚年欲田輪臺而不果然則漢之用兵未陸抗十七條而守西

門之藩也隋之入陳賀若弼自廣陵渡江而陳人不知韓擒虎自横江濟采石而守者皆醉由不能用肖摩訶逆戰掩襲之策而守攻之備俱廢也吳與陳居臣昏驕而不竟是以敵能飛渡耳苟能如孫公居臣逆戰於前後援於後晉隋安得而逞其志哉不獨此也晉太元中烈宗八年淝水之役秦兵旗鼓千里先至項成頴口而凉州独漢之卒猶未集也朱序謂謝石曰若秦兵百萬盡至難以爭鋒今來其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鋒前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其言於是謝元遣劉牢之趋洛澗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遇於淝水秦兵大敗此亦周瑜逆戰之意也人皆謂昆

陽赤壁濡水之戰本之天意而非人力曾不知用兵之道以少擊衆奇其前而後者不知挫其銳而大勢瓦解初不論夫衆寡之不敵也若夫魏文臨江而寬吳令魏太武飲江而豈於步對江為陣則匕之守禦也易為加敬如赤壁濡水之役破江而下非逆戰則不可矣自赤壁之戰又五年而有濡須之役曹公待權寇即退軍其後曹王兩臨江而退兵亦不追躡彼北舍張虛声以自固而已蓋是時吳蜀自為陣也蜀明帝初年吳蜀既合使諸葛亮駐漢中陸遜大破曹休於夾石未幾亮卒大畧始此故自赤壁一戰之後其他小勝負皆不必論

漢南北軍相制大綱

唐舊史志云職官志漢南軍如唐諸衛兵北軍如唐羽林北衙禁兵陳氏博議云南　指十二城門及三輔門屬中尉之兵北軍指郡国材官騎士書上於衛尉者悉按周勃以一節入北軍其時呂祿雖去北軍而呂產猶在南軍故未敢声言諸呂事見正本通鑑以見南北軍必有相制者如唐李揆門云也二漢百官表志曰武帝於光祿勲令郎中也之屬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壘光武改為北軍中候其屬有屯騎長水二校尉掌宿衛騎兵又步兵射声二校尉掌宿衛步兵又有虎賁羽車校尉胡騎不常置光武省胡騎虎賁是八

校者雖緻於武帝南宿衛步騎之兵則非緻
為之也是所謂北軍也城門校尉掌京師城
門屯兵有八屯司馬有十二門候是所謂南
軍也南軍掌城門屯兵北軍掌宿衛　騎內
外表裏相制可知矣觀條產分丞南北軍宋
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
殿中此見太尉雖總其權而衛將軍郎中令
衛尉中尉於南北軍皆有統攝故曰相制云
耳諸說當以二漢表志為正所謂中尉即武
帝改為執金吾者也掌徼巡京師又李廣程
不識為東西宮衛尉前漢南北軍分掌者不
一而足雖光武上以城門校尉總南軍以北
軍中候總北軍其戰簡易而不雜但以後漢

百官志考之則可知矣

漢南北軍本末

古者前朝後市一城之中王宮在南故衛宮之軍以南名之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又謂之北所以別也南軍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師古注漢旧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以此致之則南軍在宮內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屯衛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以此知南軍衛尉主之也又按百官表百官志西漢中壘校尉主北軍營壘之事至光武變為北軍中侯而西漢之初中

尉爲官有中壘令丞尉而中尉領戰乃巡徼

京師以此知北軍爲京城兵而中尉主之此

漢初之志也漢武帝增八校改中尉名爲執

金吾錢曰漢京師惟有南北二軍亦如唐之

南北二衙也唐兵志南衙衛尉是北衙禁軍

是也胡廣謂衛尉巡行於宮振則金吾徼於

宮外相表裏東漢兵志注而唐李揆亦云

漢以南北相制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

官騎士更番爲之初未服有定在之兵黃霸

蓋寬饒爲衛尉月爲衛卒罷更須番自武

帝用兵增置八校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

胡騎射聲虎賁募知胡人事者爲胡騎知越

人事者爲越騎皆屬中　而北軍招有召募

之兵顧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
羽林期門為宿衛而與衛尉同掌軍門而南
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未遠
出高帝發中尉卒上軍灞上文帝發中尉材
官止軍長安武精材乃調發兵關即非南北
軍詳見後段內說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
越元鼎元年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猥宜以
來禁旅之列屯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
師遼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
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羽林孤兒胡越騎詣
金城元帝以太常任千秋將五校擊西羌自
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
桓帝募吏民擊益州宣帝遣郡國吏三百名

伉健從者軍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

而郡國都尉省併矣光武省八校作五營特兵

中壘屬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爲宿衛兵郡國

无都試惟京師肄兵如故又罷天下輕重騎

材官樓船居邊民伍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

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

之費數

南軍

衛尉寺

衛尉

衛士令丞

諸屯衛候

諸屯衛司馬

郎衛

表初皆七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中郎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侍郎　郎中車將　郎中戶將

郎中騎

期門府

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

虎賁期門郎　虎賁中郎將　期門僕射

羽林府

表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

羽林騎羽林郎　羽林孤兒　羽林令丞

監羽林中郎將　監羽林騎郎將

羽林黃頭郎

都尉

通典西漢奉車駙馬二都尉並屬光祿勳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郎將

北軍

中尉府

表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中壘令丞尉 左右京輔都尉匕丞

城門校尉

表掌城門屯兵一人司馬丞 八屯司馬

門侯 城門令史

八校尉

掌武帝初置有丞司馬顏曰城門中壘校尉多有尉一人

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

校尉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 射虎賁

監北軍使者 史記武帝使任安護北軍

北軍錢官 史記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公

孫敬用擅用北軍錢

總南北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軍正　令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賊

根本所係京師是尊都有東西之異軍皆南北之屯仰衆大之奧區咼叢內備列後前之禁旅以護周垣

按漢刑法志高祖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以歲月講肄修武備云以今攷之東都中興雖詔罷郡國兵及都試而京師肄兵如故南北未嘗廢而亦稍華先漢之旧詳見下注

漢晉夷夏相報復

漢自武帝遣將窮捷匈奴窟冗其後陳湯輳介子馮奉世皆以一使之任而切致夷王之首班超復以三十六人開西域竇憲以數千騎空朔庭皆古所未聞者也東漢自諸羌交乱中州馴至于晉胡羌拓跋交據中原者三百年亦古所未聞者也夫中國既與夷狄為鄰中無屏翰之限如兩仇家撤樊墻之蔽豪奴悍隷更出迭入以相掟此既能征彼亦能戰也有国有家者正宜示之以分限先之以礼義犯則拒之服則舍之而已必欲以詐求之而導其報復之蹤隧則彼之受禍猶淺而此之所受者更深耳可不戒哉

光武用兵掌兵養兵之制

東漢不志兵亦不志食貨嘗以紀傳及百官志考之乃知光武有見於昆陽之一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於武帝之奢廣故官以簡而當有懲於新莽之煩歲故賦以薄而聽昆陽以寡敵衆識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於是建武七年隴蜀未平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位以國有衆軍夫漢貫復寺軍也並精銳故也宜其驅除群盜身經百戰先勝後戰不嘗試於一擲指縱諸將千里外如在目前此其跌蕩古兵法中當自矜其智力之有餘顧乃無取於韜曰之書而獨以黃石公之戒為法者兵固在手精而用尤戒手驍也故以所任以將兵者非有安集之功

則其勞來之續非有不伐之能則有收卹之
才者也天下既定內省諸校輕車射声長水
止令城門校尉揔南北軍中候候揔北軍而
己外省郡国都尉及都試之法止存邊都尉
及障塞而尉己郡國有叛羌反盜則爲援吳漢
輦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王伯守
上谷二十年祭肜守遼東三十年控扼之此
皆有監於奢廣之事也夫用兵既以少而精
掌兵既以簡而當宜乎养兵之具不至於煩
且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旱蝗廩給貧民以
屯田精儲差積後令三十稅十一年詔核州
郡墾田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鹽鐵稅
屬郡國旧屬司農以教倉粟屬河南尹九縣

騎驍騎虎牙金吾五威等將軍事已郎罷無
非有懲乎煩碎之政也夫今昔共是天下而
中興彡傳復倍於昔時光武處以節約之制
郡〻十併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大文書十
去其八九乃能優游不追身享太平而武帝
新莽反其奢廣煩碎摩虐耗亂亡何哉傳曰
仁者愛人〻〻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
〻〻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之兵循
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終東漢之世大畧不
變光武之制但和帝而下八君守幼冲孱弱
所以有治亂之異張角之亂始復置諸關都
尉又置西園八校初命皇甫嵩張奐朱儁討張
角謂之中郎將自東漢至于魏晉大朝掌兵

之戰大畧皆同不復論
又議者謂光武知人之明推失之龐萌寵鄧
奉廢事之宜推失之嚴郡國都尉材官明士
其後諸羌擾亂三輔黃巾搖蕩八州皆其銷
兵之過也夫知人自古所難固也銷金以息
疲民蓋適時之宜作處降羌於內地乃馬擾
之失策在當時未能爲甚害而其害乃在威
靈之時匕則有段紀明輦勤其類巾黃之变
亦在靈帝之代時則有皇甫嵩輦制其亂上
失其道故民有異志豈得盡歸過於光武哉
嘗觀建武至于永光和帝八十餘年倫師出
塞則漢北地空竇憲耿純輩都護西指則通
譯四万皆光武明章之餘烈也自和殤安順

質桓靈獻嗣有大宗或在襁褓或在
在非弱冠有過十五者毋后臨朝實權
竇何大太后相繼稱制外戚秉政竇憲
梁商梁冀竇武何進宦官權幸擾權宦
泰孫程單超曹節亂毋王聖權臣董卓
寺百餘年間小人交亂君子廢錮天地之運
盛極則衰固其宜也何止救羌之梗黃巾之
變而已哉必以人事論之光武明章在七制
之列雖其天資英明亦由春秋鼎盛權出於
已也自和帝而下漸以陵遲雖其天姿孱弱
亦由年齒沖幼政移於人也天理人事相當
猶而行是尤非光武之所能盡料也毋后外
家利於立幼君以自專所以兆亂雖鄭隋貴